澳華新文苑
第1098期

藝術的高度——張華潔印像

趙九歌

做任何作品，首先是有感而發，從心出發。按照這個媒介的已知標準和規範來做。因為不願意降低品質標準，會遇到很多阻力。但為了減少阻力而不斷降低標準，日積月累，人就會變成庸俗的人，失去高貴理想的人。

市場不需要迎合，努力做好自己，就會有屬於你的市場。大家都喜歡，你要多俗氣才行？而俗是大病，對文學藝術而言，就是一個較勁的事兒。

要有殉道精神，要敢於超越俗世的評價，敢於堅持自己的信念。並相信上帝看見了一切。

先無愧於自己，才能接近無愧於天地人。

——HeMas

神交二年有餘，終於在藍山那個美麗小鎮Leura的幽靜處，一個集結了教育、旅遊休憩和藝術元素的場所，在澳大利亞“藍山藝術節”前夕，見到了正在醞釀和准備工作的張華潔本尊。

此刻，這位多元藝術家正坐在我的對面。還是那頂微信圈中常見的禮帽，唇上的黑髭和頦下的白色鬍茬形成色調的別樣撞擊，有點意思。

睿智的眼神，傳遞著友善，毫無有成就、享盛名和榮譽的教授藝術家恃才自傲牛B哄哄居高臨下之感，讓人覺得和他相處是很舒服的事情。

他的舉止落落大方，在毫無矯揉造作也毫無那種專門家們標簽式的故作深沉的談話間卻展露出才華和對多種藝術的深度理解和修為，讓我能充分地覺察到我面對的是一個才華富礦！

我欣賞著他隨手遞來的畫冊。這是張華潔近年的作品，正方形的畫冊裝幀的外皮封面是黑色的，兩行金色《山海煉金》中英文書名的字號很小，有無欲眩人眼目的謙謹之意。

初始的其中兩張內頁是二十餘幀散亂又歸納的小石塊、小貝殼和紅褐色泥土粉末……

上帝賜予人類以及無垠大地和浩瀚海洋繁多的五色土和七彩石，實質上代表了宇宙的一隅，如今通通作為繪畫原料，被華潔重新構築成新的宇宙。

你不必客氣，請盡情地來這方宇宙裡徜徉留連，享受它給予你的快樂、感受它帶給你的遐想，然後從這些快樂和遐想中重新尋找你的生命價值。

曾經和多元畫家、收藏家傅延年討論過張華潔和他的作品，都認為此君的每一個細胞都蘊含著豐富的藝術，它們又從遍佈全身的毛孔中散發出來，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展現出來。他為這個紛擾然而寂寞的世界奉獻了別樣的色彩。

事實上，許多成就斐然的藝術家就是一個取之不竭挖之不盡的藝術富礦，他們在信手一揮或辛勞創造中源源不絕地為人類提供生存享受和生活元素，救贖困厄的人們在短促生命歷程中的痛苦和不安……

站在張華潔的畫作與裝置作品前面，你也能傾聽深沉的音樂篇章，你能從暗黑的畫面中聽到長笛、黑管、薩克斯風的悠揚，能聽見小號凄美的呼喚，能聽見鈸和架子鼓發出的巨響，每一組音樂在以後的任何時候都能突然激蕩你的心靈。

我常看到張華潔分享的寫生和隨機的素描，落筆的自由揮灑構成一幅幅一幀幀小品。街頭即興自由簡筆人像畫中的每一個人的形像都那麼飽滿，都能准確地刻畫出人物的性格，人物臉部的每一道橫七豎八的皺紋，每一位男人的雜亂無章的頭髮和鬍子也都很生動地向觀者彰顯他們是動態中的活生生的尋常人，但他們每一個人又都具有獨特的個體。

閑暇時，我會捧起他的畫冊一頁一頁地漸次欣賞，當美妙的色彩堆積和構建融入了靈魂，我感受到了強烈的碰撞和敲擊，時而會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狀態……

長期以來的抑鬱狀態不由自主地被無限黑暗的畫面擊發，以至於有捨身跳入，想去尋找那不多的亮處、去追究人生的來路、去還原思想的本真！

我感到呼吸的艱難，更急切地翻閱著那本畫冊。又有幾幀畫跳進眼簾，一剎那間，我再次陷入了無邊無際的宇宙，被暗夜裡無數的星團包圍了……

直至站立在這畫作的前面，你無法定位你自己，甚至你已經沒有了自我！此刻，你是仰望星空抑或是俯瞰大地？你已經被喪失！你忘了你是誰，你從何而來再向何而去？你會失去你的所有思想和意志，你進入了一個無法言喻的空間，你不自覺地感受著一種或若干種力量所驅動，莫名其妙地被畫面表現出來的意境吸入，浮游在一堆色彩中……

我十分費力地從他的畫境中抽身出來，急忙掩卷，回到我的文字裡。

我久久地思考著張華潔的畫和多種表達，也思考著他。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如何能超越了單一的藝術領域，將諸如美術（含西洋畫、水墨畫）、雕塑、行為藝術、觀念藝術、獨立電影、文學寫作等專業智慧集於一身的，而且都做到了極致？他不高的身體如何能迸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華潔是藝術學博士。他在中國著名的烏鎮戲劇節上不僅導演學院研究生表演實驗戲劇，還連續兩年進行名為“墨上行動”的水墨畫創作，在烏鎮街頭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在長達一百五十米、寬約兩米的宣紙上現場作畫，將一百八十餘位行人和戲劇節上的世界各地來的藝術家眾生相生動地付諸筆端，躍然於街邊長卷，構成一幅現代版的《清明上河圖》。這種互動表達，將靜態畫作與戲劇性現場持續展開，他敏銳的藝術視角和獨特的創作方式既震撼心魂又令人折服。

待活動結束畫作撤下，一如他之前之後的很多作品，甫問世即吸引諸多藏家的強烈關注，但最終，它還是為烏鎮戲劇節主辦方所收藏。

澳洲三年的旅居生活，他不僅創作了大量新材料綜合作品，還編劇導演攝影了獨立短片《過火木》，榮膺意大利西西里馬多尼國際電影節的“最佳手機電影短片”、韓國獨立短片電影節“最佳攝影獎”提名，並入圍上海國際短片電影周，將在五月角逐多項大獎。

很顯然，他不事張揚。但有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藝術異稟天賦讓他聚集了許多擁躉。

幾年前，有一位西安的名畫家法樂贊賞道：“這真是個很全面很奇崛很牛逼的人！天份真的重要。慶幸西安也能有這樣的人長出來。”他還說：“張華潔的多種表達，就像他所熱愛的烹飪，養眼鮮艷的大海與天空葷素彙聚在了一起，都成了營養。哲學的思辯力量、歷史的實證力量、審美的超越力量、思想長河的彙聚和澄清沉澱的力量，把他變成一個對世界和藝術具備了超級咀嚼吐納力量的人。他的思想的靈光，藝術的才華是紛披的，觸摸藝術新路的膽識是過人的。自信灑脫超邁倜儻，不是外在的裝飾，而是作為男人內在精神世界的高蹈！”相距數萬里之遙，他居然說出了我想說的話。

才情萬里遠。從八百里秦川到京城，從中土九派到靚麗異邦，從秀美江南到南宇大島，他留下了無數的奇妙篇章，印證了“天下誰人不識君”之古老佳句。

他最近借藍山藝術節又創作了一幅高兩米全長二十米的新水墨長卷，《走出叢林走進叢林》既有澳洲森林大火後的荒蕪與復蘇的氣息，也有疫情後回不到從前的各色人的茫然與蘇醒。近看是不同族群，不同年齡段的男女老幼若隱若現，遠看是一個介於蠻荒與現代的人與自然交融的整體。似乎是“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的再次終極追問。

■張華潔作品《山海煉金-19》（岩彩混合材料，62x65cm）

■張華潔作品《走出叢林走進叢林》（水墨長卷局部）

▶ 張華潔作品在墨爾本Yarra畫廊2022年展出效果圖

在這場藝術盛宴中，張華潔以他超乎尋常的綜合能力，以他對大自然和生命的無限熱愛呼喚著地球和人類從延宕了三年的噩夢中醒來，洗淨心靈的塵垢，超越纏繞在思想中的寂寥，開始新的生活。

我們必須甦醒了。

我很榮幸，能與華潔相識相知。我向來覺得：人生苦短。終是文、畫、樂相通。得此間幾位上乘之仕為友足矣！

張華潔精力充沛，他是個安靜又激情的宅男，每日在工作室小木屋前喂養那些尋美而至的野生鸚鵡外，隨興又專注地揮灑畫筆。時而又獨行自駕千里，將天涯海角的晨昏熹微收入鏡中，分享給友人，將親歷的這個世界的美好留存。

願他植根於生活的藝術之樹常青！（2023年3月於悉尼）

我看好就好——再說華潔電影《過火木》

唯　真

姜文，二十一、二歲在《末代皇后》扮演溥儀的一個角色，與潘虹對戲。當我看完他的電影，二十幾歲的我說出了一句話：這個人以後一定大放光彩。看看今天的姜文。盡管我從不以一個人的學歷，頭銜，名氣甚至做過了什麼，大眾有多認可……去認同一個人，但他確實非常有才，當然順帶有名。

最新《蜘蛛俠》電影扮演者，Tom Hollan（湯姆·霍蘭），現在已經是家喻戶曉、無人不識的名演員。而我第一次看他的電影的時候還是在他十歲左右在一個災難片裡演一個兒子，如何在一次次面對生死中不知放棄，直到與親人團聚。看完以後我說：這個小孩以後一定成為很好的演員，一定成名。

我很早就看了《瞬息全宇宙》，然後分別寫了兩篇文章，一是電影，另一是主演楊紫瓊，是因為無論電影和演員，我看好，就好。《瞬息全宇宙》奧斯卡橫掃七獎，楊紫瓊成亞洲首位奧斯卡影后。

……

那天，應朋友張華潔邀請去參加一個悉尼電影節，一個短電影參賽作品首映播放。而我剛剛這段時間，在學習短視頻製作。幾乎每天一個短視頻，一個一分多鐘的一個短視頻，常常用我五六個小時，有時候修修改改，“編輯”，“剪輯”，做到半夜三點。二個多月一共做了六十多個小視頻，同時每個視頻都附上一篇文章。

在這樣一種狀態下。我當然很樂意去參加這個電影節，更何況有華潔的一個電影參加。之前我已經看過他這個電影，更為他寫過一篇短評。

當走出電影廳門口時，那一瞬間，仿佛到了另一世界，陽光，樹木，空氣，大自然的真實，不是電影。而當我遠遠看到一個沒有頭髮的頭在遠處晃悠晃悠時，周圍的長著黑而濃髮的女人，還要冠之美和年輕。我對著沒頭髮那個：“你有沒有搞錯？你在外面春風愜意，我在裡面死心塌地。”我把聲音放到很大，不用重復就能讓他聽得一清二楚。

“你別那麼認真”，當看到走到跟前的我時，他大笑著丟出一句話。記不起還有一大堆話說什麼了。大笑過後，我說：“你的電影是最好的。”真心實意說的。

華潔，經常放一點“玩世”的話。但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如果不認真，他如何能導演，拍攝出這有深度同時具有時代意義的電影。

音樂，電影的靈魂，仿佛一個述說者，自始至終把整個電影拉住。

電影，展現了澳大利亞壯闊的土地，綿延不斷的長路，荒廢了的火車站如同一個被遺忘了的老者，繼續寫它沒完的故事。滿目所到，有風沙，有煙塵，有被大火燒焦了的樹木。這就是電影，視覺。華潔，以他一個專業攝影的身份，一個有著大量繪畫作品的能者，有意，無意，在拉近或推遠的一個個鏡頭中，把電影應有的視覺美展露無餘。而更主要的還是電影的內核，引用一段之前評論的文字：

■華潔電影《過火木》劇照

“張華潔，導演，拍攝者，借故事隱寓著某個人類，社會，甚至世界的共性。當那隻手撫摸著那棵已被燒成炭的樹的時候，那一刻，我被深深的觸動了。木已成炭，已是一個化學反應，再無法逆轉，人生的某個時刻，甚至瞬間，亦是如此。”

疫情下的故事，仿佛某一時間的靜止，濃縮了人的無奈，分合，絕望與希望。被燒焦了的樹，似乎是一個死亡，但又重新長出了新綠，或者已經永遠失去了從前，卻以另一種“身份”回歸。它是希望。這是我看到電影的精髓。

無論如何，也許有別的解讀，而“我看好，便是好”。

《過火木》入圍上海國際短片周。角逐包括最佳手機短片、最佳攝影導演獎在內的多項大獎。首屆上海國際短片周將於2023年5月5日舉辦。

無論作為朋友，或是觀眾，我期待，不僅僅是有多少獎，而是有更多的人看到電影，而從中看到它的意義所在。

那是我還有猜測的權利

阿諾阿布

有些事爛在肚子裡
並不意味著就被忘記
落在地裡的種子
無論冬天如何凶殘
都不可能摧毀它的秘密
二月的風曾經無處不在
如果黑夜真的吞噬了一切
太陽憑什麼值得同情
如果紙真的包住了火
文字如何像形也毫無意義
大概是我老了
已經不需要花和夢，紙和筆
之所以相信有一些標點符號是真的
那是我還有猜測的權利

我想……

王　法

我想到遠方去，看看
那些日思夜想的文朋好友

如果天空飄下小雨
就在路邊找一個排檔
點一些當地的特色小吃
男人用大碗豪飲
女人就著朦朧的夜色
唱一支歌

憂傷的歌

媽媽曾經說過
憂傷是人類的晚餐

我們不談詩
詩是一個很討厭的傢伙
一談到詩連天空也會黯淡下來

我們也不談春天
春天的花不肯為詩人開放

我們將細數人類的傷口
就像查點自身的暗疾

保衛文學：從張愛玲及其伯樂夏志清談起

何與懷

（前言：3月18日上午，在悉尼萊德（Ryde）圖書館，上海社科院國際文化交流學會理事、澳洲國際精英文化藝術中心榮譽會長、著名張愛玲研究專家淳子女士作題為《九月的高跟鞋——貴族女作家張愛玲美國四十年軌跡》的演講。本人應邀作嘉賓評論。在講話中我提出“保衛文學”的口號，引起與會者注意。本文根據當天講話擴展寫出。——3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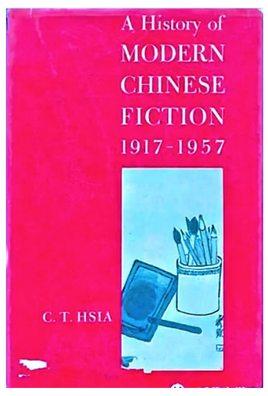
一，夏志清以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直接推動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界“重寫文學史”運動

1979年，文學研究者、美籍華裔教授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近七百頁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中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出版。其時，中國展開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開始改革開放，內地與香港的交流逐漸增多，據說許多學者到香港旅游或辦事後，都會順帶捎回夏志清這部大著認真研讀。這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非同小可的事件。這部著作，像顆重磅炸彈，在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動了“重寫文學史”運動。

我是1984年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亞洲語言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時，才接觸到夏志清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前一年，我在該校英語系讀英美文學碩士，可能因為系主任（也是新西蘭作家協會主席）看了我在天津南開大學英語專業畢業時寫的論文*On Earnest Hemingway*，也可能因為我1964年學士畢業到如今已過了近二十年，年紀很大了，被文革之類的東西耽誤太久了，竟破格批准我未讀完碩士就讀博士，又因為我計劃的博士課題涉及當代中國文學，便把我轉到該校亞語系，我因而有幸看到夏志清這部大著。當時我的確很為該書的許多顛覆性的觀點所震動，不過也沒有充分估計到它後來大家都看到的具有那麼巨大的影響力。

在那時中國大陸，由於《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書，夏志清一下子不得了，大大出名，也引起大大的爭議。1983年春夏之交，夏志清晚年唯一的一次回中國大陸看看，是應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錢鍾書通過秘書長梅益的邀請。可是，他返回美國後不久，1983年秋天，中國大陸突然來勢洶洶地開展了一場“清污”即清除所謂“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在政治權力鬥爭上，這場運動是企圖搞垮胡耀邦；在思想文化領域，周揚、王若水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主要批判靶子。夏志清這里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不幸也成了一個“污染”源，需要清除。中共官方媒體上公開大肆批判這部書，批判夏志清的文學史觀和文學趣味，一派正氣凜然，似乎言之鑿鑿，有理有據。據劉再復回憶，當年他在全國政協的會上，就聽到丁玲與馮牧這兩位權威對邀請夏志清訪問的嚴厲譴責：“怎麼可以讓這樣的反共學者到中國？”

■本文作者和他於1992年由著名中國通馬漢茂教授（Prof. Helmut Martin）在德國出版的博士論文。



■夏志清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的近七百頁英文巨著。

不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社會。我的博士論文，*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緊縮與放鬆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就論述了這種復雜社會生態中文學界思想界的狀況，而且幾乎同步。所謂“緊縮與放鬆的循環”，是說那整個十年，政治風雲反復變幻，大致上竟是逢雙年反“左”、逢單年反“右”；或者是同一個時間，有些領導人反“左”，有些領導人反“右”。在這種情形下，各種思潮，包括文藝思潮，見縫插針，一有機會便紛紛從西方傳入，就像小草一樣，好像枯乾了，但趁著一場春雨，又從石頭縫中露頭，飛快生長。而許多人，特別是青年學子，思想非常活躍，熱衷於迎接新挑戰，熱衷於擁抱新思潮。這一切幾乎不可思議，但當年的確如此。比如說對夏志清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批判，就竟然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其反作用最突出也是最珍貴最了不起的表現，是進一步更深入展開“重寫文學史”運動，是先後掀起“張愛玲熱”、“錢鍾書熱”和“沈從文熱”。多少年以來，在中共官修教科書和文學史的推廣下，中國現代文學一直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天下，這好像完全理所當然完全正確無疑，大多數中國人的文學觀也已經嚴重地被熏陶被塑造被定型了。但是，如今夏志清在他的大著裡，劈頭劈臉猛然大喝一聲：魯迅沒有那麼偉大，張愛玲才是最偉大的小說家！還有沈從文和錢鍾書的小說，也很偉大！而那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張愛玲正一個人孤獨地住在美國的公寓裡，她在1952年離開中國後，中共官方便刻意讓人們忘記那位四十年代“出名要趁早”曾經轟動文壇的上海才女；沈從文則在默默地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史，他飽受屈辱與艱難，這位曾經寫出《邊城》等傑作的“中國鄉土文學之父”，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是曾經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中國作家；錢鍾書境況比起來雖然很好，在專心作他的各種研究，學術地位很高，但又有誰注意到他的別開生面的1947年長篇小說《圍城》呢？他們都還活著，但作為成就非凡的小說作家，他們人生最亮麗之處，卻鮮為人知。

由於夏志清的大力推介和高度稱贊，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的文學作品（也包括其他一批中共建政後被埋沒的作家作品），像“出土文物”一樣浮出歷史地表，重見天光。這部《中國現代小說史》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也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寫文學史”運動，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界最亮麗的風景。夏志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偉大的發現者，在這個領域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能與他的影響力相比。估計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未完）

人間有情 愛心義演 共襄盛舉

2023《粵韻情牽戲曲會知音》成功舉辦

3月19日下午，由悉尼粵韻之聲曲藝社主辦、美心曲藝社協辦，2023《粵韻情牽戲曲會知音》在Burwood寶活退伍軍人俱樂部現場演出暨網路直播，非常成功。人間有情，愛心義演，共襄盛舉，籌得善款4988澳元，已經全數捐贈Fred Hollows治療和預防失明基金會，用以幫助治療和預防失明和其他視力問題。特別鳴謝懷著一顆善心贊助的善長仁翁。

當天演出節目單如下：1.幻覺離恨天，陳學基/岑彩鳳；2.蝶舞蓬瀛，劉蘇萍/徐旖微；3.鳳儀亭(戲)，伍愛蓮/謝沛君；4.群英會之小宴，盧培基/鄭若儀；5.合兵破曹，木棉紅/曾靄雲；6.一曲鳳求凰，吳潔英/吳潔貞；7.山伯臨終(戲)，黎錦全；8.櫻桃落盡春歸去，劉蘇萍/鄭美霞；9.倩女塵緣(戲)，伍愛蓮/徐旖微。

衆演員傾情落力演出，得到各界嘉賓、粵劇前輩、戲迷、朋友的支持厚愛與捧場。全院爆滿！全體人員深表謝意衷心感恩。出席嘉賓：新會文化中心林永義先生、董秀玲女士；《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主編、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國際慈善收藏學會藝術總監、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澳大利亞炎黃畫院副院長徐憲來先生；澳大利亞中國書畫研究院院長甄宛瑜女士；粵劇名伶李鳳聲、李丹紅、黃嘉寶；悉尼衆樂師……等等親臨捧場，非常感激。台前幕後工作人員配合與辛勞，非常感謝。

約定明年3月16號星期六，在Marana Auditorium Hurstville好市圍娛樂中心再見。

■演出後，演員嘉賓和工作人員合照。